



戴珍珠耳环的少女

〔美〕特蕾西·雪佛兰 著

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

南海出版公司

戴珍珠耳环的少女

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

〔美〕特蕾西·雪佛兰 著

李佳珊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9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/ [美] 雪佛兰 (Chevalier, T.) 著;
李佳珊译. — 2 版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9.8

ISBN 978-7-5442-4524-1

I. 戴… II. ①雪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407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7-092

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by TRACY CHEVALIER

Copyright: © 1999 BY TRACY CHEVALI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DAI ZHENZHU ERHUAN DE SHAONÜ

戴珍珠耳环的少女

作 者	[美] 特蕾西·雪佛兰
译 者	李佳珊
责任编辑	翟明明 王 莹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 山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印 张	7
字 数	140 千
开 本	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版 次	2009 年 9 月第 2 版 200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4524-1
定 价	22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献给我的父亲

1664

我母亲没有告诉我，他们要来，事后，她说那是因为她不希望我看起来紧张。我很惊讶，以为她够了解我。打从出生以来我就不曾哭闹，在陌生人眼里，我总是举止平静，只有母亲能从我紧绷的下颚和瞪大的眼睛中察觉异状。

那时我正在厨房切菜，听到大门外传来人声——女人的声音，轻快如明亮的铜管乐器，以及男人的声音，低沉如我手下的木头桌子。那是某种在我们屋子里不曾听闻的声音。我在他们的声音中听见奢华的地毯、书本、珍珠与毛皮。

我很庆幸不久前自己才费力刷过门口的台阶。

母亲的声音——像一个炖锅，一只水壶——从大门口逐渐往这里接近。他们正朝厨房走来。我把手边没切完的韭菜推到一旁，把菜刀在桌上放好，用围裙擦净双手，然后抿抿嘴，润湿干燥的双唇。

母亲在门边出现，一对眼睛透露着警告。她身后的女人得微微低头才进得来，因为她太高了，比跟在她后面的男人还高。

我们一家人，就连我父亲和弟弟，也都很矮。

女人看起来好像被狂风扫过，尽管今天外头平静无风。她的帽子歪斜一边，溜出几绺金色的鬈发垂在额前，像蜜蜂一样，好几次她都不耐烦地伸手挥打。她的衣领需要整理一下，而且也不够硬挺。她把肩上的灰色斗篷推到背后，然后我看到她深蓝色的衣裙下，一个婴儿正逐渐成形。年底前，或者更早，小孩就要出世了。

女人的脸像个椭圆形的餐盘，时而闪亮，时而晦暗。她的眼睛是两颗淡褐色的纽扣，这样的颜色，我很少在金发的人身上看到。她大刺刺地仔细盯着我瞧，然而很快她的注意力就被其他东西吸引，眼睛朝屋里四处扫视。

“就是这女孩啰。”她忽然冒出一句。

“这是我女儿，葛丽叶。”我母亲回答。我有礼貌地朝女人和男人点点头。

“哟，她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她力气够吗？”女人转身看向男人，她斗篷的一角钩到我刚刚切菜用的刀子的刀柄，刀子被扫下桌，弹到地板上转了几圈。

女人失声尖叫。

“卡萨琳娜。”男人平静地说。她的名字从他口中吐出，仿佛含着肉桂的香味。女人安静下来，努力让自己恢复镇定。

我走上前捡起菜刀，把刀锋在围裙上擦拭干净，然后再放回桌上。刚才菜刀掉地的时候，碰乱了一旁切好的蔬菜，我拿起一片胡萝卜放回原位。

男人看着我，他的眼睛如灰色的海洋。他的脸瘦长而棱角分明，表情沉着安稳，和他妻子闪烁摇摆如同烛火一样的神情刚好相反。我很高兴他没有留胡子或胡髭，因为这让他看起来很清爽。他肩上披着一件黑色的长外衣，身上穿着白色衬衫，并围着一圈

细致的丝质衣领。他的头发被压在帽子底下，颜色像雨水冲洗过的红砖。

“葛丽叶，你刚刚一直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
他的问题吓了我一跳，不过我很明白不能照实说。“我在切菜，先生，要煮汤用的。”

我总是把切好的蔬菜排成圆形，不同的种类分别组成一个部分，像切片的馅饼。眼前共有五片馅饼：紫甘蓝菜、洋葱、韭菜、胡萝卜和芜菁。接下来我会用刀锋把它们理齐，最后在中心摆上一片胡萝卜。

男人的手指轻轻敲着桌子。“你是按照它们下锅的顺序排列的吗？”他研究着这个由蔬菜堆成的圆形，提出他的猜测。

“不是的，先生。”我有点犹豫。我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如此排列蔬菜，只是觉得它们应该要这么摆，但我没有胆量对一位绅士说这样的话。

“我看到你把白色的分开，”他说，指指芜菁和洋葱，“还有橘色和紫色的，你也没有把它们摆在一起。为什么？”他捡起一小片甘蓝菜和一块红萝卜，拎在手里像玩骰子一样摇着。

我望向母亲，她轻轻点头。

“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会起冲突，先生。”

他扬起眉毛，好像没料到这样的答案。“你煮汤前常常花很多时间在排这些菜吗？”

“噢，没有的，先生。”我不安地回答。我不希望他觉得我很散漫。

我的眼角瞥见一点动静，我妹妹阿格妮丝正在门柱后偷看，听到我的回答，我垂下眼睛。她摇摇头。我不常说谎。

男人侧过头去看，阿格妮丝马上躲了起来。他把胡萝卜和甘

蓝菜抛回原位，那片甘蓝菜有一半掉在洋葱堆里。我想伸手去把它摆好，但没有动手，不过他知道我很想这么做。他在测试我。

“好了，玩够了。”女人宣布。尽管他对我的注意让她不大舒服，但惹她不高兴的人是我。“那么，就明天？”她看了男人一眼，然后像风一样迅速转身走出厨房，我母亲跟随其后。男人又望了望即将下锅煮汤的材料，然后对我点点头，跟着她们离去。

母亲回来的时候，我坐在我的蔬菜圈旁边。我等她开口，她缩着肩膀，仿佛抵挡着冬天的一阵寒风，只不过现在是夏天，而且厨房很热。

“从明天起你到他们家帮佣。如果你表现好的话，他们每天会付你八毛钱。你要住在他们家。”

我抿紧嘴唇。

“葛丽叶，别那样看我，”母亲说，“我们没办法，你父亲现在没有工作了。”

“他们住在哪里？”

“在奥兰迪克，和马伦港交接的地方。”

“罗马天主教区？他们是天主教徒？”

“你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回家，他们同意这一点。”母亲用双手拢了拢切好的芜菁，把它们跟混杂在其中的少许甘蓝菜和洋葱一起捧了起来，丢进火炉上准备好的一锅水中。我小心翼翼排列出来的圆就这么毁了。



我爬上楼梯找我父亲，他坐在阁楼前方的窗户旁边，光线落在他脸上。如今他顶多只看得到这样的光影。

父亲以前是个瓷砖画匠，他在白色的瓷砖上画小天使、少女、军人、船只、孩童、花鸟和动物，然后上釉、烧窑、兜售。长久以来，蓝色的颜料已染进他的手指。直到有一天窑炉爆炸，夺走他的双眼和工作。他还算幸运——另外两个人死了。

我在他身旁坐下，拿起他的手。

“我听见了，”我还没说话，他就先开口。“我都听见了。”失去了双眼，使得他的听力变得非常灵敏。

我想不出能说什么话，听起来不含怨怼。

“对不起，葛丽叶，我应该替你想更好的方法。”他眼睛原来所在的地方，已经被医生将上下的皮肤缝合起来，看起来充满悲哀。“不过他是一个正直的绅士，而且人也不错，他会好好对你的。”他完全没有提到那个女人。

“你怎么能这么肯定，爸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他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记不记得好几年前凡路易文在市政厅展示他新买的画作，我们看到一幅画，画着台夫特的风景，是从鹿特丹和席丹城门的方向看出去的角度。画中的天空占了好大一部分，阳光照着其中几栋房子。”

“而且颜料中混了沙子，使砖墙和屋顶看起来有粗糙的感觉。”我接下去，“水面上有长长的倒影，几个小小的人站在河岸边，离我们最近。”

“就是那幅画。”父亲的眼眶扩张，仿佛他还有眼睛，又再度看见这幅画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记得我思考着为什么我也曾经好几次站在相同的地点，但是从来不曾看到那位画家眼下的台夫特。

“他是凡路易文?”

“你说那个赞助人?”父亲轻笑,“不是,不是,不是他。是那个画家,维梅尔。刚才那两个人是约翰·维梅尔和他太太。你的工作是打扫他的画室。”

母亲在我简单的行李中多放了头巾、领巾与围裙,如此我才有备份的衣物每天换洗,让自己看起来总是干干净净。她给我一支装饰用的玳瑁梳子,那是我祖母的,形状像贝壳,戴在一个女佣头上实在过分华丽。她还给我一本祈祷书,让我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逃离周围的天主教气氛。

我们在收拾东西的时候,她向我解释为什么我会到维梅尔家工作。“你知道你的新主人是圣路克同业公会的会长?去年你父亲发生意外的时候,会长也是他。”

我点点头,仍然不敢相信我将要替这么一位艺术家工作。

“公会尽可能地照顾它的会员。记不记得这么多年来,你父亲每个星期都缴钱到一个箱子里?这些钱是拿去给一些生活困难的工匠,就像我们现在的情况。但是钱没多少,你也知道,尤其现在法兰当学徒也没有赚钱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虽然我们真的很需要,可是我们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救济。后来你父亲听说你的新主人在找人,他想找一个可以不移动任何东西,就能打扫他的画室的女佣,于是就把你的名字报上去,他想既然维梅尔是会长,又知道我们的情况,应该会想办法帮忙。”

我把她的话想了一遍。“要怎么才能不移动任何东西,打扫一个房间?”

“当然你得移动东西,但你必须想办法把它们放回一模一样的位置,让它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动过,就像你父亲眼睛看不到后,

你为他做的一样。”

父亲发生意外后，我们已经学会把东西放在他永远找得到的地方。然而，为一个瞎眼的人这么做是一回事，替一个眼睛敏锐的画家这么做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客人离去之后，阿格妮丝什么也没对我说。那天晚上我爬上床，在她身旁躺下，她依然沉默不语，不过并没有翻过身背对着我。她仰卧着，眼睛盯着天花板。我吹熄蜡烛，房间顿时陷入黑暗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我转身向她。

“你知道我也不想走。我不得不。”

一片寂静。

“我们需要钱，现在爸不能工作了，我们一无所有。”

“一天八毛也没多少钱。”阿格妮丝的声音哑哑的，仿佛喉咙里结了蜘蛛网。

“至少可以让家里不缺面包，或者吃到一点乳酪。也没那么少。”

“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你们就把我一个人留下来，先是法兰，然后又是你。”

去年法兰走的时候，全家人中就数阿格妮丝最难过。以前他们两个老是像猫一样动不动就打架，然而他离开之后，她闷闷不乐了好几天。十岁的她是我们三个孩子中最小的，她出生以来法兰和我始终在她身边，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不在。

“家里还有爸和妈，我每个星期天也都会回来。而且法兰本来就会走，也没什么好惊讶的。”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的兄弟满十三岁之后就要去当学徒。我们的父亲辛苦存了一笔钱要付学徒费，而且嘴里总是不停地说法兰会学到这一行之外的知识，到

时候等他回来，他们父子俩可以合开一家瓷砖工厂。

如今我们的父亲坐在窗边，不再提到未来。

意外发生后，法兰回家待了两天，之后他不曾再回来过。最后一次见到他，是我跑到城外他做学徒的工厂去找他。他看起来精疲力竭，两条手臂因为长久以来拖拉烧好的瓷砖出窑，从上到下布满了灼伤。他告诉我，他从清晨工作到半夜，有时候甚至累得没有力气吃饭。“爸从没过说过有这么累，”他愤愤不平地埋怨，“他老是说他的学徒经验塑造了他。”

“或许吧，”我回答，“让他变成现在这样。”

隔天早晨我准备出发时，父亲沿着墙壁摸索着来到大门口的台阶。我搂了搂母亲与阿格妮丝。“星期天一下子就到了。”母亲说。

父亲递给我一个包在手帕里的东西。“让你记得家里，”他说，“记得我们。”

这是他画的瓷砖里我最喜欢的一块。他留在家里的瓷砖大部分都是有小瑕疵——破损或切歪的，或是因为窑火太热，上面的图案被烧糊了。然而这一块，是父亲特别为我们留下来的。瓷砖上画着简单的图案，两个小人影，一个男孩与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孩。他们并不像普通瓷砖画上的孩童一样玩耍，他们只是一起散步，就如同我和法兰一起散步的样子！显然父亲画图的时候心里想着我们。男孩走在女孩前头，转过身来好像说些什么。他一头乱发，一脸调皮。女孩不像其他女孩一样戴帽子，把带子绑在下巴下或是脖子后面，而是和我一样。我喜欢戴一顶白色的头巾，把它对折，让宽阔的边缘笼罩我的脸，完全包覆我的头发，头巾的左右两边垂在脸颊旁，从侧面，别人看不见我的表情。为了保

持头巾硬挺不变形，我把它跟马铃薯皮一起煮。

我拎着包在一条围裙里的物品，走出家门。天还很早，邻居们正拿水桶往门口台阶和马路上泼水，准备刷洗。如今这项工作以及其他许多我以前的责任，将落到阿格妮丝身上，她不再有那么长时间在街上或运河边玩，她的生活也即将改变了。

人们向我点头打招呼，好奇地望着我走过。没有人问我要去哪里，也没有人亲切地问好。他们不用问——他们很明白当一个家庭里的男人丢了工作，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等会儿人们会开始闲话——年轻的葛丽叶去当女佣，她父亲让家里抬不起头。然而他们也没什么好幸灾乐祸的，同样的命运很容易就会发生在他们身上。

我从小就在这条街上走，但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意识到：我背对着家门，越走越远。等我走到路的尽头，走出家人的视线后，脚步才变得稍为坚定，眼睛也才能够看向四周。一大早还很冷，天空一片单调的灰白，像一条床单低低地盖住台夫特，夏天的太阳升得还不够高，无法蒸散这片厚厚的云层。我身旁的运河像一面镜子，反射着染绿的白光。过一会儿等阳光越来越亮，运河就会逐渐暗成墨绿，像青苔的颜色。

我和法兰还有阿格妮丝以前常常坐在这条运河边，朝水里扔东西——石头、树枝，有一次是一片破瓷砖，然后想象它们沉到河底时会打到什么东西——不是鱼，而是我们想象中的生物，它们有好多眼睛、鳞片、手和鳍。法兰会想出最不可思议的怪物，阿格妮丝总是最害怕。每一次我都得停止游戏，因为太渴望见到我们编造出来的并不存在的生物。

运河上有几艘船，朝着市集广场的方向行去。然而今天没有市集，不然的话，运河上会挤满了船，让你根本看不到水面。一艘船载着淡水鱼，要运到杰若尼莫桥边的摊子，另一艘船装满了

砖头，在水面上沉得很低。船上撑竿的男人大声对我打招呼，我只是微微颌首，然后低下头把脸藏在帽檐里。

我过桥走到运河的另一岸，转进市集广场的空地，即使时间还早，广场上已经有很多人来往，为自己的事忙碌——去肉市买肉、到面包店买面包、拿木头到木材行称重；小孩帮他们的父母、学徒替他们的雇主、女佣为她们的主人家里跑腿。马车和拖车喀啦喀啦碾过石板地。我的右边是市政厅，正面窗户上方的楔石雕花镀金，映衬着白色的大理石外墙。我的左边是新教教堂，十六年前我就在那儿受洗。教堂又高又尖的钟塔让我联想到石头做的鸟笼，父亲有一次带我们爬上塔顶，我永远忘不了展开在我们眼下的台夫特景色，每一栋小小的砖房、陡峭的红屋顶、绿色的水道以及城门都深深刻印在我心底，影像虽小却无比清晰。当时我问父亲，是否荷兰的每一座城市看起来都是这样，不过他不知道。他从没去过别的城市，即使是走路只要两个小时的海牙。

我走到广场中央，那里有个圆圈，里面的石头排成一个八角星，每一个角都指向台夫特的不同角落。长久以来我都视它为城镇的中心、我生活的中心。法兰、阿格妮丝和我大到可以在市场里乱跑后，就常来这个星星附近玩。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每个人选择一个角，然后随便说一样东西——一只鹳鸟、一座教堂、一台手推车、一朵花，接着朝角所指的方向去找那样物品。借由这个游戏，我们探遍了整个台夫特。

然而，有一个角，我们从不曾以它出发。我从来没去过住着天主教徒的天主教区。我要帮佣的房子离家只有十分钟路程，只是煮一壶水的时间，然而我从不曾路过。

我不认识半个天主教徒，在台夫特，他们是少数，我们街上或者我们去的店里也见不到任何一个。不是说我们刻意避开他们，

而是他们自成一个圈圈。在台夫特他们并没有受到排斥，但这不代表他们可以公开宣扬他们的信仰，他们保守地选择一些外表看起来不像教堂的场所，默默举行礼拜。

父亲以前替天主教徒工作过，他告诉我，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两样。如果有哪里不同，那就是他们没那么严肃，他们喜欢吃喝喝、唱歌玩乐。说到这点时，他的语气几乎带着羡慕。

现在我走上那个角所指的方向，我拖着比别人慢的脚步越过广场，不想离开熟悉的环境。我上桥，跨过运河，左转来到奥兰迪克。我左边的运河沿路而行，隔开了市集广场。

来到马伦港路口，我看到一栋房子敞着大门，门口的长椅上坐着四个女孩。她们按照高矮排排坐，从年纪最大、看起来跟阿格妮丝差不多的，排到年龄最小、好像只有四岁的。中间的一个女孩怀里抱着一个婴儿——很大的婴儿，可能已经会爬了，很快就要开始学走路。

五个小孩，我心想，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。

最大的女孩正用一根尾端固定着海扇贝的空心管子吹泡泡，父亲也做过类似的东西给我们。泡泡一吹出来，其他的人就跳起来用手拍打。抱着婴儿的女孩没办法移动，尽管坐在吹泡泡的大姐旁边，却没抓到几颗泡泡。最边上的小妹坐得最远，年纪又最小，也没机会摸到泡泡。排行第二的女孩动作最快，一看到泡泡出现，就马上弹起来朝空中猛拍手。她的头发是四个姐妹中颜色最闪亮的，红艳艳的像是她背后干燥的红砖墙。最小的和抱着婴儿的女孩一头金色鬈发，像她们的母亲，而最大的姐姐则和她父亲一样，有着深红色的头发。

我看着火红头发的女孩在屋子前灰白交错、斜对角排列的瓷砖地板上跳着，朝泡泡猛挥手，在它们落地前一刹那伸手啪地拍

破。她将是个麻烦，我心想。“你最好在它们碰到地板前出手，”我说，“不然这些瓷砖又要重新刷一遍。”

年纪最大的女孩放下吸管。四对眼睛盯着我看，她们一模一样的神态证明她们确实是姐妹。我可以从她们身上看到她们父母的影子——这个有灰眼睛、那个有浅褐色的眼睛，这里有方脸、那里有不安的动作。

“你是新来的女佣吗？”大的女孩问我。

“大人叫我们在外面等你。”我还来不及回答，火红头发的就插嘴。

“可妮莉亚，去叫坦妮基来。”大姐对她说。

“爱莉蒂，你去。”可妮莉亚反过来命令最小的妹妹。爱莉蒂用大大的灰眼睛瞪着我瞧，没有移动。

“我去。”大姐想必最后觉得我的到来是件重要的事。

“不要，我去！”可妮莉亚跳起来，跑到她姐姐前头，留下我跟两个比较安静的女孩在一起。

我望向女孩腿上扭来动去的婴儿。“这是你弟弟还是妹妹？”

“弟弟。”女孩回答，她的声音柔软得像只羽毛枕头，“他叫约翰，千万别叫他约。”她说最后这句话的语调，仿佛提到某种禁忌。

“我知道了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莉莎白，她是爱莉蒂。”最小的女孩对我微笑。她们都穿着整齐的棕色连身裙，配上白色的围裙与帽子。

“那你们大姐呢？”

“玛提格。千万不要叫她玛莉亚。我们的外婆名字叫玛莉亚，玛莉亚·辛，这是她的房子。”

婴儿开始抽噎地哭起来，莉莎白把他放在自己的膝上，上下